

乡情乡味



夏收忙

◎王苗

夏夜浅眠，蒙眬中一两声布谷鸟悠远清亮的啼鸣，划破寂静长空传入耳际。我知道，此时家乡金色的麦浪正在夏风中翻卷，布谷鸟担心阔别家乡的游子淡忘这件重大农事，所以特意飞临城市传达丰收的讯息……

择时日，我们驾车驶上回乡之路，旷野的风争先恐后从车窗挤了进来。我闭上眼，嗅着夏天乡间香甜的味道，内心无比安宁。高大的行道树为过往车辆撑起不断延伸的绿荫，宽阔的道路两旁，那阳光下格外耀眼的金黄，就是丰收麦田纯正的底色。一辆辆收割机呼啸着疾驰而过，我想，定有农人正在成熟的麦田里焦急守望。

不多时，汽车已驶过村口柏树夹道的斜坡。眼前，水泥硬化过的平整村道上，已铺满刚收割回来的、散发着香味的麦粒，我们怕汽车轮胎压扁还噙着水分的鼓胀麦粒，便将车远远停靠。路两边是挥舞农具翻晒麦粒的左邻右舍，他们熟悉的动作、不倦的身影，让我想起了已离世四年半的老父亲。

七十多岁的母亲顾不得自己的腿脚疼痛，东奔西跑追逐着收割机作业的方向，将家里分散种的几亩麦子艰难收回了家，晾晒在家门口的水泥路上。看到母亲时，她比我上个周末看望时又瘦了些许，瞬间，泪水在我眼眶打转。我知道，母亲心里是有期盼的，否则，她不会如此坚定地独自守护着家中的那些田地，更不会在我们多次劝说她与我们共同生活时，依然倔强地拒绝。母亲坚守着为农的本色，也坚守着自力更生的信念。我们姐弟二人虽然对母亲如此年纪却执拗种田的做法很反对，但其实是，在内心却是小心呵护着

母亲持续焕发的精神活力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。

三夏时节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，阴晴不定，稍疏防范，麦子就有淋雨的危险。天气预报第二天有雨，放下手中买给母亲的一大袋食品，我和爱人急忙换上母亲早已备好的布鞋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夏收。因天气原因，抢收回来的麦粒还未完全干，用铁锨翻动时听不到麦粒与铁锨接触时发出的清脆的碰撞声，耳边响起的，只有铁锨与水泥地面发出的刺耳摩擦声。一年一次的夏收让我倍加珍惜与母亲共同参与的时光，因为这意味着母亲依然能够保持这样的夏收场景，这么一想，倒也感到欣慰。

由于是下班后抽空回家收麦，所以从赶到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没敢停歇。终于，我们在天黑之前完成了碾场、扬场的工序，让大片铺展的麦粒聚拢成堆。无月之夜，我们借着远处微弱的路灯光亮忙碌，我和爱人一锹锹把麦子装进一个个袋子，母亲随后扎紧袋口，还不时挥动扫帚，将我们装袋遗留下的麦粒扫拢在一起，三个人配合默契，在我们一鼓作气装完了三十多袋麦子后，我已饥肠辘辘。母亲要给我们做鸡蛋汤喝，爱人怕耽误时间，我们只吃了一个西瓜止渴，就又振作精神，用小小的拉车一袋袋往家里拉运麦子，爱人的脚步看上去轻快了起来。看着整齐码放着的丰收成果，母亲难掩龙口夺食的满足。

时至子夜，人机喧闹一天后，村庄又恢复了宁静。起风了，驱车回城的路上，我看到远处田野里仍有收割机在轰鸣声中来回穿梭……

打麦场

◎朱宏利

它们不会堵塞出口。可别小瞧这活儿，打麦机总是摇摇摆摆发出尖锐的声音，吐出来的麦粒乱蹦乱跳，当我低头弯腰去清理时，总有一两粒蹦到我脸上，打得我叽里呱啦地乱叫乱跳，但我还得拿草帽护着脸小心翼翼地再去清理，收麦时节，没有一个闲人。

傍晚时分，山风吹来，爷爷和爸爸便开始扬场。扬场就是利用风力将麦粒和麦壳完全分开，以便后续储存，这是麦子加工和储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。于是，打麦场上便有人留下来“守株待兔”，等待风的到来。直到后半夜起风了，麦场上又是个个忙碌的身影。

晒麦是夏收的最后一道工序，每天早晨将麦子平铺到打麦场上，骄阳高照的时候，还要用木耙不停地翻搅。我挺

爱干这活儿，但总是搅得不成章法。母亲告诉我，要顺着同一个方向翻搅，才能将每一颗麦粒都晒得干燥。

为了打麦晾晒和乡邻之间能互相帮上忙，每家每户的打麦场都连在一块，整个小组的打麦场有将近二十亩，相当于一个大型广场。麦收前后，这里便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我们在宽敞的打麦场上三五成群地骑自行车、丢沙包、跳

皮筋、捕蝴蝶……记得那时候，学校会放十天左右的夏忙假，主要是帮家里收麦、晒麦、拾麦穗。

那时候，身为村干部的爸爸奔波于夏收、夏种、夏管的各项工作，忙得顾不上家。爷爷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，这个时候，他就带领一家人，或指导麦客割麦，或联系收割机，或是用架子车将麦捆运到打麦场，妈妈负责起全家人和麦客的一日三餐，我们小孩子就是捡麦穗、送茶水和饭菜，再加上捎话带信。

地里的麦子基本收割完的时候，大型打麦机就派上用场了。机器一开动，全家齐上阵。每个人都有分工，爸爸力气最大，用铁叉从车上把麦捆挑下来，爷爷和哥哥往打麦机里塞，我的任务就是拿着木锨清理打麦机出口的麦粒，确保

收油菜

◎吕亚红

不要我管，可当我回家帮忙的时候，他还是抑制不住喜悦。

和父亲一起收割油菜加聊天，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汗水从脸颊流下来，有的流进了眼睛，酸涩无比，手上沾着泥巴，又没办法擦拭，只好眨巴着等它“消化”，头发成缕状贴在脖颈上，腿上的泥巴越来越多，一不留神就会摔跤。我累得割不动了，抬头想看看还有多久才能割完，父亲笑着说：“不敢看，越看越没劲。”劳动如同一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让我的思绪飘回到了少年时代。那时候即使力气不够，我们依然把劳动当成乐趣，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体会成长的意义。

父亲挥舞着手里的镰刀，我也紧追慢赶地跟着，经过三个小时的鏖战，我们把所有的油菜成功铺开在彩条布上，收获的喜悦重新回到了脸上。拖着满腿的泥巴走在回家的路上时，我们就像打了胜仗一样自豪。

母亲时常对我说，土地是最神奇的，种啥长啥，好好劳作就会有好收成。父母的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，他们把勤劳的种子种在儿女的心田，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疼！都说老百姓智慧多，这下子都体现出来了。

说话间，父亲取出磨刀石，很快磨好了三把镰刀。雨停了一个小时，我们拿上工具向泥泞的田地里走去。泥地走起来让人觉得脚步沉重，我便拿起两个塑料袋套在脚上，握起镰刀开始割油菜。成熟的油菜已垂下了头，我左手揽过油菜，右手拿镰刀割，刚开始几下还觉得很轻松，不到十分钟，脚就陷在泥里，拔都拔不出来，一使劲还把鞋子脱了下来，惹得父亲哈哈大笑。我们边割边聊起天，我问父亲：“我小时候咱家种了七八亩地，耕种和收获都完全依靠人力，你和我妈是怎样撑下来的？”父亲笑笑说：“没办法，硬撑么！那时候，我和你妈在地里割着麦，还操心着场里晾晒的粮食，天变阴就赶紧往回跑收麦子。每年都是一下雨就把麦草垛起来，天气好的时候再摊开晾晒，热腾腾的蒸气熏得人睁不开眼。晒麦的时候，要选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碾场、垛草、

捡麦穗

不要我管，可当我回家帮忙的时候，他还是抑制不住喜悦。

去年夏收前夕，接连几天的连阴雨叫人恐慌。我担心自家还未收割的油菜和麦田，担心年迈的老父亲一个人的生活，周日的匆匆吃过早饭，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。

一路阴雨连绵，大片的麦田在雨中瑟瑟发抖。不少人打着伞站在田间地头观望，有的麦穗变黑了，好些麦穗也发了芽，大家都叫苦连天，祈盼天气赶紧放晴，要是再这样几下场雨，一年的辛劳就要打水漂了。

我到家的時候，父亲不在。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到父亲打着伞回来，鞋子湿漉漉的，沾满了泥巴。父亲说，刚刚又去看了麦子，咱家的麦子还好，再过两天就能收割，可地里的油菜等不住了，好些都已掉落。虽然父亲说得风轻云淡，叫我们不要担心，但我能从他的语气中感到他的焦虑。

吃罢午饭，雨终于停了，父亲又去地里看了油菜。我说，天气就是这样多变，咱赶紧把油菜割回来吧！父亲说，地里太湿了，三轮车根本开不进去，可以把彩条布铺在地里，直接打菜籽。这确实是个减少浪费的好办法。收割时，割得早出油率不高，割得晚又会掉落好多菜籽，看得人心

捡麦穗

◎郭宝丽

下班途中，我路过一个村庄，看到一大片金黄的麦田，田间地头已有收割机在来回奔跑了，儿时捡麦穗的记忆便缓缓铺展而来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年收割麦子前后，学校总会放一周左右的忙假，让学生协助家长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事劳动，比如捡麦穗，或是碾场时收麦粒等。

割麦时，我们全家齐上阵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做好了早饭，叫我们起床。吃过饭后，我们便拿着镰刀，挎着箩筐，带上水和干粮往坡地走去。地头一望无垠的麦浪在风中摇曳，风摩挲着麦穗“沙沙”作响，空气里也涌动着丰收的气息。大人们一刻也舍不得耽搁，挥舞着镰刀，熟练地割麦，手脚麻利地捆麦，堆成垛子，而我们这些孩子则跟在父母后面，在地里穿梭，捡拾遗漏的麦穗。姐姐胳膊挎着两个大箩筐，领着我俩和弟弟。弟弟撇着嘴，把手放在额头挡住太阳，眯着眼睛说，这要捡到啥时候呢。姐姐走过来，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说，只要你踏实肯干，很快就捡完了。

捡麦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看得准，手不能怕痒，脚不能怕扎。姐姐心疼我和弟弟，给我俩戴上手套，怕麦芒粘在手上，因为我们的脸上、胳膊上都是汗，擦汗时会把麦芒带到身上。有的地方麦茬割得高了，虽然脚上穿着的布鞋会护着脚面，但是麦茬还会扎到脚踝，每次捡完麦穗回到家里，我都会发现脚蹠处有一道又一道血印子，好在我比较皮实，也不太在意，过几天自



自然而然就好了。大人们割麦割得不亦乐乎，我们捡麦穗也捡得欢实。对于捡的麦穗，母亲会单独装进蛇皮袋，等收假后，让我们交到学校。

整个农忙假期，我们姐弟几个都会早起捡麦穗，捡完麦穗后，最激动的就是听到母亲笑呵呵地说，你们可以拿捡的麦穗去换西瓜和冰棍，等碾完麦子，扬场圆满结束时，全家聚在一起吃。这是小时候的我们最开心的时候，大家你追我赶，炫耀谁的冰棍好吃，谁家的西瓜甜。大人们则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吃冰棍一边谈论着当年的收成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现在，虽然机器取代了手工割麦，但人们对土地的爱和对丰收的喜悦却从未改变。那些捡麦穗的日子，那些欢声笑语，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，都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每当我走过金黄的麦田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童年。